

內篇德充符第五

道家以修德為根本養氣鍊形為築基王駘申屠嘉叔山無趾三人雖有修德之根本矣天刑之安可解是德尚未充即為才不全而不能德不形也其惟哀駘它乎丈夫與之此處以下為知為孽四句下德有為之聖人不能為不謀也此人乃為知為孽四句下德有為之聖人不能為不謀惡用知四句上德無為之聖人也及其成功下德亦與上德同歸德充於內而道氣符於外也至末曰天選子之形子徒以堅白鳴是惠子有愧德充於內安望其道氣符於

外哉

魯有兀當作介獨足人也者王駘音臺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

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受魯國之弟子半於夫子也

立不教坐不議即夫子欲無言無行不與之教虛而往虛心往求教實而歸實有所得

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文體不完為無形元神完固為心成是何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程疏

吳

牛集九上八二

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指王駘邱也直後而未往耳邱將以為

師而況不若邱者乎奚假何但魯國邱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

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字法勝也先生其與庸常人亦遠矣若然者其

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常人以死生為

大變至人視死生如書夜而心不與之變如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人失物謂之遺天地

覆墜言天之覆墜遺於地也天地自覆墜我心自不覆墜何會與之俱遺哉審乎無假而不與物

遷人之生也謂之假喪而神亦遷至人視無假如解脫而神長存不與之俱遷命

物之化而守其宗也造者造無為有化者化有為無命物各有命也至人視命物雖化而我自有不化者

以有主在也守其宗者守吾之元神真君是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

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人以異心起見即肝膽可以為楚越

况其遠者乎亦猶父子如路人同舟如胡越之謂也人以同心起見雖萬物與我為一體况其近者乎亦猶民吾同胞物音與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若

然者既視萬物為一則吾身亦一矣耳目可互為視聽是不知其所以也遊心乎德之和則不以耳聽而以心聽不以目視而以心視所謂聽其所聽不聽其所不聽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不聽視其所視不視其所不視也

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有一有不則有得亦有喪物視其獨得而人非獨喪指守其宗而言也真君既存則百體為微土無往而不在視喪足如遺土猶勿遺也常季曰

彼為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勝之哉彼王駘知守宗而得心亦不過得人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

鑑於止水惟止能止眾止守宗之心定心也夫人之心動心也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幸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聖

牛集九

能正生以正眾生松柏得地正氣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

一人雄入於九軍正性即守宗也守宗即保始也非有天德之剛者必不能長守不失正如不懼之實一人

雄入於九軍有進而無退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一將求功名而

若生而不憚生死而况官天地以無形君有府萬物以無物藏

象取象於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郭象曰知與變化

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釋氏以地水火風為四大假合彼彼且擇日而登假音格人則從

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

我止以同坐出入為嫌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屠嘉曰

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

子見執政子產自稱而不違不避也子齊字法並也執政乎申屠嘉曰先生

指伯昏無人之門乃論德之地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則論勢位矣子而悅子

之執政而後人者也笑其矜說在位欲處物先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

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求廣其見先生也

而猶出言若是齊執政之言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也矣猶與

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言其不自量申屠嘉曰自狀其過

以不當亡者眾自陳其過以足為不當亡者眾人也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然

不狀其過以足為不當存者鮮矣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一哭牛集九

遊於羿之彀中音中喻天下之微倖行險者中央者中地也中央的之中也

然而不中者命也然而有不中者幸免耳人以其全足笑者不全足者眾

矣我拂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見至人之知命遺形故廢向者之怒

而復常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邪抑我能自反邪吾與夫

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形不見今子與我遊於形骸

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郭象曰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耳

非與我形交而索我外好不亦失其所以取大於先生者乎子產蹙然不安改容更貌曰

子無乃稱稱謂善於稱述蓋服善而譽之之詞魯有兀者叔山字也無趾無足趾遂以為稱

踵無趾故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兀也若是矣雖今來

何及矣不能復全其足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

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尊於足者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

不覆不擇人而地無不載不擇人而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

子之猶若是也責其不謹孔子曰邾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

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

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邾之於至

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斬音以諷音詭幻怪之名

聞以為善救惡為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梏木在足曰桎在

邪聖人無名故以老聃曰胡不直使彼指孔子以死生為一條未

有生孰以不可為一貫者本來無可安解其桎梏其可乎

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陸西星曰善法惡法皆是幻法善名惡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一程疏牛集九冕台又八

縛本來無物何處生塵但天刑之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

惡人醜貌焉曰哀駘音它音陀音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

以下皆寓言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甯為夫子妾

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先者也常和應而已矣無君

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字法月圓人之腹又以惡

醜駘天下和而不唱不能知不出乎四域不見其且而雌雄

合乎前人事勝負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

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

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主而寡人傳國焉委之悶音然而

後應無意汜音而若辭寡人醜乎自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

人而行寡人卹字法憂也焉若有亡如有失也若無與樂音洛是國也是

何人者也是何等人而使仲尼曰邛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狔音豚

子食音嗣於其死母者少焉胸音瞬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以爲

日之瞬不見已也不得類焉爾類已也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

愛使其形者也有形者不足愛而使其形者真可戰而死者其

人之葬也不以髮音殺形似方扇以木爲之若戰而死且不得

武資別者之履無爲愛之所愛履者爲足故耳皆無其本矣

戰以武爲本行以足爲本無本者無所用而有本者斯可用則它之可用者必有在矣爲天子之諸御

不爪剪不穿耳又設喻採擇嬪御不剪不穿取音娶妻者止於外

不得復使新娶妻之人不服役以胼胝形全猶足以爲爾而况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程疏 辛 牛集九 上三上

全德之人乎今哀貽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

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天之降才渾全已哀公曰

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

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事情之變態日夜相代乎前如環無端而知

不能規乎其始者也規有一定之則然但不能規乎其始故不足

以滑音骨和不可入於靈府滑汨沒也和即發而皆中節之和靈

有始而先天之本體又何至滑沒吾之太和於靈府也耶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今使

之和豫通於死生窮達而不失於物使日夜無卻音隙與而

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常人不畏物議一隙之中皆

亦四時皆生意在吾心乃爲太和亦四時皆生意在吾心乃爲太和不滑沒於靈府者也是之

謂才全 此箇和德不變於物交之感便是才全才全者不以外物動其心德不形者德盛而人自化耳 何謂德

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 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 其可以為法也 萬物取準則焉

內保之 平則內能自保 而外不蕩也 停則外不搖蕩 德者成和之修也 水之平猶德之

和全此性中 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 德隨物見 哀公異日以告閔

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也 法也 而憂其死吾自以

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

吾與孔邱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聞德充之風者雖復哀公猶欲遺形骸忘貴賤也 闔

音因曲 跛也 跂 音企 支離 形不全貌 無脈 音辰無脣也 說 音稅 衛靈公靈公說 音悅

之而視全人 視全人反 其脰 音豆頸也 肩肩 細小貌 甕瓮 音盎大瘿之狀 大瘿

音說 稅 齊桓公桓公說 音悅 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程疏 至 牛集九

長 愛其德長 而形有所忘 而忘其形短 人不忘其所忘 形也 而忘其所不忘

此謂誠忘 所當忘者形也所不當忘者德也故夫忘也 故聖

人 心 有所遊而無為孽 為用智 約為膠 以拘禮 德為接 以德慧為應接

工為商 以技能為行貨 聖人不謀 無慮 惡用知 自然 惡用膠 無喪

渾然全具 惡用德 深藏若虛 不貨 惡用商 碧虛云蜣螂轉丸蜘蛛結網

女蘿不斲之膠也禽獸林藪魚鱉江湖無喪 四者天鷲也天

鷲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四者有所用則人也而非天也無所用則遊以

天矣遊以天者天鷲之天鷲也者天食也鷲養也聖人既食於天矣而惡用乎人為也 有人之形無人

之情 四者不用 有人之形故羣 類聚 於人無人之形故是非不得於身

是非付於物 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 陸西星曰

然謂之無人之情則聖人似乎離世絕俗而不與物同春者不知聖人之身常自謙抑眇乎小哉所以聯天下以成其身也其心則警乎大哉浩然天遊所以成其天也老子所謂不自大故能成其大意蓋如此成其天則不惟忘其所不忘抑且忘無可忘而人不得以其所不忘者係之矣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

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

惡得不謂之人惠子直謂無情若木石不可以為人莊子以人之形色相貌皆自未始有中來皆道與之道

與之即天與之也有自天中道中來者尚不得謂之人乎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

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

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不以人為增益於所生之外惠子曰不益生何

以有其身惠子謂人有情欲之感因託以莊子曰道與之貌天

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好惡者人神主之也身者藏精之府也無以好惡內傷其身所謂滅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程疏 至 牛集九

動心不滅 照心也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

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今子外乎子之神則不能抱神以靜矣勞乎子之精則不能無

搖女精矣槁梧琴瑟也瞑睡也以外神勞精之人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雖曰有人之情猶然人也內傷其身實多矣天選子之形聰明智慧獨加厚於子子不能以德充符而欲以堅白鳴豈能磨不磷而涅不緇也哉

此篇以德為內而形為外形可忘也德不可忘也德以守宗

保始為本靈府乃藏神會精之所即人之神室而為守宗保

始之處也凡養德者必自此始德既充盛於內自然效驗符

合於外而天地為吾之官萬物為吾府庫矣首言魯有兀者

王駘以為人當忘形之喻彼之所不全者形也而其所全者

神也故從之遊者得其不言之教心成之道凡人視死生為

大變神人則視死生爲旦暮彼自變遷也我自有不變不遷者在任命物之化而吾守其宗耳卽丹經養其無象象故常存守其無體體故全真也膽附於肝肝司謀慮膽司決斷內無宗主者肝膽且不供職何啻如楚越乎能守其宗者視萬物與我爲一若而人也耳目互宜遊心和德得失渾然又安知有足之喪水惟止故可以爲物之鑑人亦惟宗厥止者可以止眾止松柏以得所止而冬夏青青舜以止於正而窮通一轍非保其未始有始之故我者不能守其宗矣勇士之所保者氣也而猶以一氣冠三軍況至人之所全者神也先有吾身後有天故天地可官無物之中而萬物森然故萬物可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程疏

三

牛集九

府足雖喪而心不死前曰審乎無假假者形也此曰擇日登假則直超乎地水火風之上矣次引申屠嘉之兀與執政並行並坐論德不論形也子產責其不各行各止見勢不見德也鑑以止能鑑人之形不能鑑人之德則申屠嘉爲可鄙賢人取人以德不以貌則申屠嘉又當物色之矣况足之存亡不知者以爲吾過乎知之者以爲命實司之豈惟一足凡名實之途得者以爲巧手達者以爲弄殼遊其殼者必爲弄所中然而有中不中者非其智得也命通也吾聞德內也形骸外也外內之不相及久矣遺內而索外賢者固如此乎又引兀者叔山無趾以爲全形不如全德之喻今人之尊生尊

其形骸也孰知無趾之來猶有尊於足者存尊德性也非尊形骸也其求全者大矣天地猶不擇人而覆載夫子可擇人而教誨乎嗟夫疾沒世而名不稱者夫子也故欲以詭誕幻怪之名聞爲名之所桎梏也凡在桎梏之中者悅生一心惡死又一心不知生從何方來死向何方去能悟來時踪始識去時路死生原一條也以可爲是必以不可爲非不知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可中有不可不可中有可不可原一貫也釋氏云舍惡送何去取善令誰守本此庶不爲名聞所縛乎

哀駘它至末乃玄門入室採藥之喻丈夫思而不能去願與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程疏

齋

牛集九
八八上

彼爲侶伴也婦人甘爲妾金愛木慈仁木愛金順義也不爲唱而爲和惟主持丹道者之言是聽也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同爲入室之侶伴者皆得藥而長生也無聚祿以望人之腹未學道時腹內空虛旣入室後虛其心實其腹也且而雌雄合乎前者孤陰不生孤陽不成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也純子不食死母愛其神而不愛其形也喻人止知食後天之母血而不知食先天之母氣也戰而死者喻旁門採戰者之喪生也則足之履無爲愛之喻無德者卽知採取之法必不能得藥猶無足之人不能行也爲天子喻主持丹道者不能得藥猶無足之人不能行也爲天子喻主持丹道者取剪不穿喻入室之御女未瑀未琢渾然一先天也取妻者取

鼎也止於外者不得與之見也不得復使者不得別役以勞其神也採藥尙爲全形而全德則全神事也又有進於此者矣築基鍊已結胎脫胎咸宜謂之才全被褐懷玉謂之德不形若而人也任世態之變遷歲序之更代而吾靈府之太和不變不代豫通於彼而不失其西方之元氣兒爲少女爲毀折有黃淩以監守之使兒女不走失日夜而無卻也不與之接是冬藏也接則與物爲春以彼先天之母氣伏吾後天之子氣採藥得丹莫不有時所謂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水峻則流平則停人所取準焉平則內能自保停則外不搖蕩水之平猶之德之和也彼以成和爲修物以不能離爲德不形卽一而不分死生無變之意哀駘它足以當之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一
程疏

卷

牛集九
八八上

衛靈齊桓悅支離大癩而不足全人者以全人特全其形而神不全也以爲人當忘不當忘之喻遊心遊也聖人有所遊五句取坎填離後天之聖人也以築基之知爲孽同伴之約爲膠真色不色之德爲接法財兩備之工爲商聖人不謀四句乃童真修鍊先天之聖人也不必穿繫惡用知未嘗斷削惡用膠原無喪失惡用德不必法財惡用商四者先天之母氣原存謂之天食又惡用借後天以還先天哉若後天之聖人則不然有人之形形若腐木也無人之情心若死灰也故

有類聚而無是非所以用後天而還先天今惠子徒知益生
爲有身不能慎汝外閉汝內反以好惡傷其生精神營營終
日不甯德不充於內而欲以堅白鳴於外可乎哉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

卷一

牛集九
三十一